

白  
華  
前  
稿

白華前稿卷第十八

南淮吳省欽

釋解說

釋乘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聖人之教也服古作𨔵左傳王使

伯如鄭史記作伯獬戰國策騎射之服史記作獬乘古作𨔵象人履而登車之

形王登上車之石曰乘石乘車以兩馬或四馬故乘雁

乘壺乘矢皆取雙數四數爲言詩乘乘馬乘馬在殿是

也論語乘肥馬有馬者借人乘之此不必兩馬四馬者

也乘車固名乘馬乘馬至周末兼名騎馬禮前有車騎

注古人不騎馬故經典不言騎今言騎是周末時禮吳  
曾漫錄曰左傳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正義謂古者  
馬以駕車不單騎劉炫謂展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  
之漸也顧氏炎武曰詩來朝走馬走者單騎之稱春秋  
時如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祁奚乘駟而見范宣子楚  
子以駟至於羅汭子木以駟謁諸王皆事急不暇駕車  
或是單乘駟馬又曰趙公子成之徒諫易服而不諫騎  
射以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愚因思狄人習  
馬太王事以犬馬非止資之駕車顧氏又疑顧野王之  
以趣馬說走馬而走狗必不可以云趣狗服虔曰秦仲

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守之事與  
諸夏同風是仲之先無四牡無戎車不必無馬不必有  
馬而不之騎也乘車古謂之結駟其騎馬則有連騎騎  
之爲言跨也升而跨之也乘墉猶云騎牆乘屋猶云騎  
危滕文公言馳馬試劍蘇秦言車千乘騎萬匹則戰國  
時盡人習騎武靈言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遠  
可以報中山之怨特易服以便從事故其下諫之卷耳  
詩三言我馬而崔嵬而岡而阻恐非引車而陟爾雅駟  
蹄跡善陞駟舍人曰蹄平正善登山險也駟踪枝蹄跡  
善陞駟李巡曰其跡平似跡亦能登高歷危險也駟音

彥甌一孔甌形孤出處似之非騎而何以登山瞰歷危  
險且夫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易乾坤皆象馬非騎而  
何以見其順與健蓋經典雖不言騎而乘之義足以該  
之竹書相土作乘馬世本相土作乘馬荀子杜作乘馬  
土士杜古文通用玉篇黃帝臣相乘蓋引用訛缺也予  
乘四載之乘亦卽服牛乘馬之乘引重系牛致遠系馬  
乘馬兼車與騎謂相土之作乘止乘車是叔均之牛耕  
非服牛也前民利用者不若此作釋乘

釋江夏

江夏故漢郡江大江江夏漢也漢志武都東漢水一名河

至江夏入江謂之夏水杜預注春秋昭四年楚沈尹射  
奔命於夏汭傳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漢水始出  
岷冢爲漾南流爲沔襄陽以下爲夏昭十三年傳沿夏  
欲入鄢鄢卽今宜城順流曰沿是宜城以上之漢亦曰  
夏舉尾以該首曰夏猶舉首以該尾曰沔也夏口卽沔  
口以其經大別山大別山又名魯山故亦曰魯口今日  
漢口又江夏南郡二郡間別有一夏水首受江東入沔  
行五百里其受江處爲夏首楚辭過夏首而西浮是已  
夏水爲荆之一沱今江陵中夏口是其入漢處曰堵口  
今沔陽州長夏河是其合漢又東入江處卽爲夏口今

漢口是孔穎達以爲漢水之尾冬竭夏流故名夏汭此  
本酈氏之言堵口者而誤以之言夏口也堵口之水容  
有冬竭朝宗之處必無竭理蘇代言蜀地之甲浮於汶  
乘夏水而下江漢中之甲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夏水  
固卽夏漲而南郡之夏水無是義也應劭曰沔自江別  
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然夏水沱也  
沱也入漢在故雲杜不在故華容不得謂沔自江別至  
華容也今武漢德三郡多漢江夏郡地江與漢皆在其  
境故以名郡至夏首卽夏州左傳宣十一年傳楚入陳  
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杜注州鄉屬示討夏氏所

獲也。荆州記曰：蘇秦說楚威王，東有夏州。今江陵夏口城有州名夏州。地理通釋曰：夏州，大江中州。此雖足以糾應氏之失，而於江夏之夏，江夏之夏，口無與也。江夏者，江漢也。

釋武當

召元武而奔，屬見楚辭遠遊。此在曲禮之前，敘記。

古司常之職，蛟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其以之行軍，按度方位，左取變動，右取沈猛，前取迅捷，後取鎮捍。此蒼龍、白虎、朱雀、元武之所由名。而天官家分繫之二十八宿者也。自漢已來，蒼龍有闕，白虎有觀，朱雀有桁，元武有縣。有湖有門，元之色象，北方武則龜。



蛇鱗甲之象宋避聖祖諱以真代元真武之稱猶元冥  
元枵之爲真真枵云爾道家謂其神故淨樂國太子  
手按劍足踏龜蛇入武當修煉得道上昇山曰武當以  
非真武不足當之也往予讀宋景濂元武石貞一道院  
二記竊以景濂儒者其所述神異固可爲徵信旣而思  
神之爲神豈果有里居姓氏之迹惟是民心至愚當王  
斯貴天書疊降之會物或憑焉而後之人因以成俗若  
武當之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嶠上山又曰仙室晉咸和  
中鹿陽謝光舍羅邑宰隱此故亦曰謝羅山此酈道元  
語也一名參山一名太和山陰長生於此得道此李宏

憲語也。自明統志引非真武不足以當之之語而類家志地家往往據之。抑知武當之縣見於漢志。宏憲謂其因山爲名。當元魏唐時猶未有元武神之號。迨宋及明廟祀幾遍。甚且不知真武之卽元武。又烏知是山之別有所當當者對也。直也。秦以三關備東諸侯。曰臨晉曰函谷曰武。楚懷王入武關。秦伏兵襲其後。左傳將于少習以聽命。杜註少習商縣武關也。武關在少習山下。京相璠曰武關楚通上維阨道也。今由南陽襄鄖入長安者必道武關。關隸商州。距長安四百九十里。太和山高二千五百丈。周廻五百里。與武關相當。故本名武當山。

山既高峻，關復要害，而後以之名縣，其或先以名縣，則如東晉之僑置當塗，後魏之置兩當，皆以所當之山水而名，於真武固無與也。志地者盍審此。

潛爲漢指荊州之潛解

書沱潛之潛，史記作潞，漢書作潛。爾雅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沱謂他出，潛謂潛出。索隱以沱出蜀郡郫縣西東入江，潛出漢中安陽縣入漢，釋荊州之沱潛非也。江一而已，東別爲沱之沱，在梁江有沱之沱，在荆夫人而知之。漢導自岷，冢在今寧羌州，與漢志所云西漢水出隴西郡西縣岷冢山今在秦州者迴不相及，始出曰漾，其經

流下流皆曰沔故曰逾于沔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及采芑之蠻荆皆宣王時詩

然沔之名不如漢之名爲著而何有於

潛宜蔡氏傳以荆之潛未有見也梁之潛則誤於水經

注曰宕渠水卽潛水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

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於漢

見漾水注

不知漢

志謂宕渠水東南入瀾

卽瀾字

非謂宕渠卽瀾郭璞曰從

漢中沔陽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崙山下西南

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所謂潛也自漢志謂之

西漢水唐以後謂之嘉陵江蔡氏据水經注以宕渠水

釋潛而梁之潛亦混夫梁之潛當禹時無西漢水之名

亦無沔之名漢一而已故荊州之域曰江漢朝宗于海  
曰其川江漢安得以潛為沔水為西漢水而以漢為東  
漢水至爾雅漢為潛蓋指荆言之潛伏也伏流曰潛亦  
作沔今潛江縣宋乾德三年置寰宇記曰唐大中間置  
徵科巡院於白沔文獻通考曰升白伏為潛江縣明統  
志曰潛江在潛江縣漢水循源而下過縣界入大江安  
陸府志曰潛水即漢水分流始入曰蘆沔河明統志曰蘆沔河漢  
水分流處又曰魯沔江在監利縣治東南即大馬河南  
通荆江北入漢沔魯沔也其於此故名蘆沔河當即魯  
也江  
逕安陸縣東南流為上新口下新口入沔陽界又  
自排沙渡東流為深江入沔陽界南流為恩江十里許

復與潛合。潛江縣志曰：漢水歷襄郢經內方至縣北三十里蘆汭河，東折一支達縣治左，是爲潛水。地理今釋曰：潛水在潛江縣東，由蘆汭腦分流達城東南，一支通順河入沔陽州境，今淤。一支南流至拖船埠入漢水。禹貢錐指曰：蘆汭河自鍾祥縣北訖潛江縣東南行可三百里，以此爲潛。庶幾近之。蓋禹時自伏流涌出復入於漢，及乎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際，見河渠書則開通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迹遂不可考。其他沔陽漢陽之境凡漢水枝津大抵皆通渠者之所爲。志家槩指爲潛水，不足信。又曰：隋志松滋縣有潛水，乃大江分流。王晦叔以史

記潛從潒因之以當潛水非是然則今縣固潛之經流以浮于江沱潛漢之文推之江有沱漢有潛貢道所出各由其便特梁之潛大而遠浮之而逾沔荆之潛小而近江南則浮江沱而潛而漢江北則浮潛而漢而逾洛漢謂之漢亦謂之漾沔西漢水禹祇謂之潛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梁州而入荊州則漢初尚無西漢水之名而亦謂其漢出爲潛也哉然則東西二漢水之名自漢後名之則可而不可以說禹貢也

巫山解

巫山一在盧氏縣東北今濟南肥鄉縣西北七十五里

齊靈公登巫山以望晉師是也一在巫峽爲秦巫縣地  
楚曰巫郡山之峯十有二合谷百六十里上有神女祠  
相傳赤帝女瑤姬行水而卒葬於是山之陽故宋玉賦  
謂之巫山之女昔殷太戊祖乙時巫咸巫賢世濟其美  
書傳謂以巫爲氏而馬鄭二氏頗以謂殷之巫官巫風  
歌舞徹自伊訓咸荷父子爲巫官君禋必不屑與伊陟  
並論特殷人尚鬼宛邱去殷都不遠婆娑擊鼓鄭譜謂  
其好巫覡禱祈鬼神殷巫之名斯由以起至南人尚巫  
尤甚故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醫本從醫其從西  
者酉卽酒也酒以降神藥得酒而行殆不止祝由之有



其科而周禮蔡人九纂之纂並讀如巫斯巫彭作鑿巫咸作筮之說皆樂附於巫紛如而不可以詰屈子從彭咸之所居猶之云以巫遞迹而已巫之爲玉女則直曰巫男巫亦曰覡一事陽神一事陰神九歌中湘君湘夫人皆女巫所致之神餘七者則男巫所致漢郊祀宗廟之祭用僞飾女伎不經已甚抑且竝巫覡之實而黷之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楚俗尚女巫則其所謂神必神女丹陽爲楚故都椒糈之要比戶而是恟恍婉孌之態尤人所樂稱曰巫峽曰巫郡曰巫山大都以巫起義彼不學之徒謂巫山之名以山形若巫

字然較巴水曲折如巴字之說更無据矣宋玉高唐賦  
言楚先王夢見巫山之神女賦復言其夜襄王果夢  
與神女遇浮誕之失幾類聚麀而又從而神之宋范致  
能陸務觀所載神女之靈則江河諸水神往往類是若  
瑤姬治水之說不將與黃牛神爭血食耶是故巫之始  
在殷巫之紛在楚有是巫有是神而後有是山有是郡  
縣至山海經所載黑水南之巫山與漢志安邑縣東之  
巫咸山與此無與吾不復援以爲斷

彭亡說

武陽彭祖冢及祠見於華陽國志續漢郡國志水經注

之文其山曰彭亡山下有彭亡聚岑彭擊公孫述營此  
聞其名而惡之是夜果爲刺客所殺彭祖者史記謂陸  
終第三子論衡謂顓頊師論語老彭注謂老聃彭祖疏  
謂老彭姓籙名鏗與史記注謂姓彭名翦者旣以若兩  
人而又以謂鏗在商爲守藏吏在周爲柱下史舉聃之  
生平而誣爲彭祖更不可信彭祖封大彭郡國志所謂  
彭城國彭城縣古大彭邑也若彭國見於秦誓傳雖不  
詳所在而謂在西北今彭山之縣在長安西南非秦誓  
之彭固不待言揚雄蜀都賦彭門鴻臚左思賦出彭門  
之闕劉淵林注都安縣兩山相對立故曰彭門而雄蜀

記以李冰謂汶山天彭關曰天彭門亡者悉過其車鬼  
神精靈數見然則彭門之名實始於冰彭祖術又人所  
樂道彼書之彭蠡春秋之彭衙及鄭高克駐師之彭皆  
不能以彭祖相附會迨有亡者必過彭門之說遂以彭  
祖家此而亡卽道家所謂三彭亦未必不因雄之言而  
互託也子瞻有濠州彭祖廟詩而不及其鄉所有之廟  
與冢其識出子由上矣或曰彭亡者彭望之譌再譌曰  
平無三譌曰彭模晉書桓溫傳四譌曰平模水經注皆於彭祖  
無所與云

巴縣豐年碑說

巴水自高而下瀕水之田無溝澮可蓄殷竢冬雨瀦之  
陂塘池堰所謂冬水者也水足則穰水歉則饑志言朝  
天門漢水底有石如碑名雍熙一名豐年非水甚涸不  
見見則大稔我朝康熙二十三年四十八年俱以二  
月見乾隆五年二月復見邑人龍湖州爲霖洗石刻錄  
其文其一紹興戊辰二月昭德晁公武題名謂唐張孟  
所稱光武時題識惜不可復見其一明宏治癸亥正月  
重慶府知府華陰屈直德同知吉水李暹通判六合邵  
寶等題名謂宏治改元石亦嘗出見其年大旱民饑故  
守土者不可因是而弛備荒之政居此者亦不可恃此

而有多靡之爲也按方輿勝覽言涪陵縣江心有石刻

雙魚魚各三十六鱗一街萱草

劉忠順詩作萱草

一街蓮花旁

有石秤石斗王象之言開寶四年石魚見上有廣德元

年二月記以爲水退魚見是兆豐稔

四川志於涪志石魚復於黔江志廣

德元年碑引寰宇記開寶四年云云蓋誤以刻之石魚者爲碑而又誤爲兩地然則碑與石魚

之見多以二月或正月縱江水甚涸而陂塘池堰之水

自贏兆在彼不在此也會稽之射的湖水白則米賤元


則米貴度亦以臘與上春而言而龍又言是歲幸大稔

向聞之父老言碑雖見不盡驗益以知陂塘池堰之政

視松與雪爲可憑而碑之見與否無與焉晁爲四川安

撫制置使卒於嘉定而石魚有宋寶祐甲辰臘涪守長  
寧劉叔子君舉追和唐大中六年轉運使尚書主客郎  
中劉忠順詩其序曰石魚唐人所刻與淪江晉義熙碑  
相似見則歲稔義熙碑當卽今所稱雍熙碑竝爲舉正  
邛州印文宜改鑄說

說文邑部邛工聲地名在濟陰縣漢濟陰非縣乃郡其  
文當有脫誤玉篇引蜀郡臨邛縣釋之得其要矣臨邛  
爲今邛州寧遠府治爲漢邛都張騫在大夏見蜀布邛  
竹杖劉逵謂邛竹中實而高節戴凱之謂礫河不凡蓋  
其中實而其節礫河以其爲邛都所產故名邛竹亦作

筇竹雷波屏山間謂之羅漢竹至印七部從匕從下我  
也又通仰通昂其作昂者黃公紹以謂邛之譌世以邛  
州爲邛都乃顏師古之不考今州印與州儒學鈴記其  
文從印不從視馬援之論成臯關駟之論滇陽事適  
相類而宋元豐中何洵直請改鑄湖北陝州印文從硤  
以別陝西之陝州少府丞歐陽發曰湖北之陝從夾陝  
西之陝從夾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  
朝議皆是發言而卒改鑄世之知其誤而蹈之者少不  
知其誤而襲之者多守土者請於上而正之其毋謂不  
急已



頌詩堂說

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若風若雅若頌作者之大凡也若誦若弦若頌學者之大凡也詩之入人甚深人之於詩詠嘆之淫液之鼓舞而不知誦以諷詠弦以琴瑟頌以形容一往各極其致而又不可以偏廢許氏慎訓頌爲貌古頌通作容自後人以風雅頌之頌當頌詩之頌甚且以歌誦之誦亂之不知孔子言誦詩孟子言爲詩說詩至其言頌詩又與讀書並舉趙氏注詩歌國近故曰頌是誤以歌詩當頌詩而頌詩之失其傳已久矣孔子以端木氏卜氏可與言詩而餘無聞孟子之徒如

高子公都子孟仲子其言竝見於毛氏之傳顧弦誦在  
音節頌在容儀學者忘言忘象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以是爲尚友之極致惜乎後之人以頌爲誦而不能  
心知孟子之義也古樂器多以頌名左氏傳公琴卽頌  
琴儀禮西階之西頌磬凡詩可入樂者皆可誦可弦可  
頌惟夫頌之義旣明而後知孟子之於詩好學深思心  
知其意尚友所契頌然黜然視孔子之彈琴而見文王  
當無異爾周懷芳藹聯從予遊五年與予論詩有合其  
朱涇之居有堂曰頌詩肄業所及風雨不已爰告以學  
詩者之有頌與誦弦不同與讀書之讀不同苟引伸其

說而且誦且弦求作者性情之故由是聲音笑貌若或  
遇之庶幾尚友之誼而不囿於一鄉一國之見焉亦爲  
之而已矣

白華前稿卷第十玖

南漚 吳省欽 冲之

書後跋

書漢書文翁傳後

文翁爲兒時有神異及長伐柴薪以爲陂塘忽夜有野  
豬數百以鼻戴土著柴中比曉塘成見太平御覽所引  
錄異傳又與人入山取木謂其侶曰吾欲遠學試投斧  
高木上斧挂當往投之果上挂因之長安受經見所引  
廬江七賢傳南明錄文翁欲斷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  
八尺乃持斧祝曰吾若得二千石著此處  
擲之中所祝一丈八尺處後果爲郡張寬字叔文漢文時爲侍中從祀甘

泉至渭橋有女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遣問之女曰帝  
後第七車知我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女星也祭祀者齋  
戒不嚴則見見所引益部耆舊傳揚州有二老翁爭訟  
山地連年不決寬爲刺史復來訟寬窺二翁非人形令  
卒持杖戟入呵格之翁化二蛇走見按神記班氏不載  
於漢書蓋聖人不語神怪之意而華陽國志言文帝末  
以文翁爲蜀守穿湔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又秦宓言  
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王應麟以爲易書詩三禮  
春秋也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而五經博士  
至武帝卽位之五年始置翁江利民置文學掾作周

公禮殿當在文景之時至遣張叔等至京師受經博士則武帝五年後事如莊遵王褒當皆在與遣之列者甘泉山有秦故宮文帝祀甘泉寬不應已官侍中寬字叔文而稱爲張叔翁名黨字仲翁而稱爲文翁此班志之缺失者今舒城西南有文翁莊宋史以梓潼文同爲翁裔我不敢信

書後漢書列女叔先雄傳後

接神詒健爲叔先泥祖其女名雄華陽國志先尼和女絡符人又曰淑媛則有元常紀常程瑛吳幾先絡水經江水東南過夔道注引益部耆舊傳張員妻黃帛求員

尸自沉事人爲說曰符有光洛、熨道有張帛、江水又東過符縣北注光尼和女、絳自沉與父俱出郡縣爲立碑。太平御覽引者舊傳、隄爲符泥和氏女、名先雄。又溺部引者舊傳、孝女叔光雄父汭和。今范書孝女叔先雄父泥和、蓋與干令升皆以謂複姓也。困學紀聞曰叔先雄水經注作光終、何焯曰女而名雄無義理、蓋雒字傳寫之誤。以予論之泥者尼之誤也。說文尼從後近之也。徐鍇曰猶昵也。廣韻注又和也。古人名字相配、先尼字和叔、而范氏干氏又丁倒之。近世所傳諸本水經注亦未有以絳爲終者。絳帛係古韻、絳訛洛訛終訛雒訛雄、此

如酈氏所引張員當從異苑華陽國志作張貞而尼之訛泥訛汙不待辨也廣韻注叔先複姓亦沿誤矣尼爲縣吏其長蓋趙祖湍水者耆舊傳謂城湍常氏謂城瑞灘酈氏謂成濡灘孝女之沈以永建二年二月十五日其持父屍出則二十一日也上其事者郡太守蕭登高之也緒其名先其氏也其父名尼字和叔也後漢符節縣於前漢曰符於今爲合江常氏以魏趙先周爲江陽著姓四川志合江先氏嚴唐神童先注讀書處宋史忠義傳有先坤朋爲合州張珏內應復瀘州豈皆尼後耶

書南谿黃烈婦祠壁



甚矣志地者之不可不審也。符有先緒，夔道有張帛，緒以殉父沈帛，黃氏女以殉夫張貞沈。沈十四日偕夫出常璩志甚明，自酈道元以先爲光，以貞爲貞，范蔚宗列女傳傳緒而不及帛，又誤以先緒爲叔先雄，予前過犍爲之清水溪，拜緒祠下，見木主及近人碑，又誤爲淑先雄。瀘州志又誤爲元紹，因徧考按神記、太平御覽、困學紀聞，辨其同異。漢夔道爲今宜賓、南溪二縣地，敘州府志於宜賓列女，言唐張真乘船覆沒，妻黃帛求夫尸，自沈於南溪，鴛鴦圻則云漢張真妻黃帛，沈此。四川新志唐張正船覆尸不得，妻黃氏自沈於江，積四十日，持正

手出灘下員真正形聲遞誤甚至誤漢爲唐方輿紀要亦同之考異苑華陽國志太平御覽皆作員且十四日而非四十日予惟貞之名誤帛之心終不安非如張帛黃帛之可以互稱也帛祠在南溪縣治前明嘉靖崇禎間碑亦皆作張真歲久圯第因倡以私錢而新之貞契道人學士韓子方弟子別見常氏志

書續漢郡國志健爲魚泣津注後

予旣碑南溪黃烈婦之祠段君玉裁寓書來告曰烈婦沈魚符津在縣西五十里距敘州府治東北三十餘里所謂福溪也岷江經敘州府治北金沙江右注之又東

十五里南廣水右注之又東十五里福溪水左注之其上游曰魚溪河黃沙河源出宜賓縣斗牛壩郡國志南安有魚泣津劉昭注引蜀都賦注曰魚符津數百步在縣北三十里縣臨大江岸濱山嶺連亘益州郡有道廣四五尺深或百丈唐蒙所造今文選本佚此注而水經注畧同蒙開道在今敘州不在嘉定昭於南安引此誤也引魚符津注魚泣津亦誤也故蜀都賦注縣北三十里當作縣東三十里雖然愚更有進焉福溪舊曰覆溪亦曰服溪南廣水卽符黑水水經注符里應作黑水入江處謂之南廣口凡水濟渡處曰津後人略符黑水之稱

而謂之符津或徑稱魚符津或又移其名於福溪緣江  
數十里間甚易附會也若南安之魚符津卽魚涪津又  
作漁涪津見吳漢傳及章懷注謂在南安縣北方輿紀  
要作魚鳧津漢并將岑彭之軍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  
永於此晉永康元年趙廋據益州襲殺西夷校尉陳總  
於南安魚涪津亦此彭被刺在彭亡聚距武陽東南二  
十里武陽故城又在今彭山縣東十里是津南接南安  
北爲取蜀要道故漢決勝是津而後圍武陽拔廣都述  
萬不能守四川志夾江縣有魚涪津乃係複誤而永寧  
縣東三里之魚涪關與南溪之魚符津皆非郡國志所

指蜀靈鰲開明魚鳧舊治在今樂山青神新津聞津山  
魚鳧而名魚涪漁涪魚符音之譌魚泣則字之譌也昭  
於唐蒙所開之道既不應移在南安而樊道之蜀王兵  
欄復譌爲玉兵蘭今本或譌爲玉岳蘭符節縣或譌爲  
荷節彼符黑水之爲符里水亦猶是也字經三寫學者  
其可鹵莽哉

書宋史忠義張珪傳後

元世祖紀十四年二月甲戌西川行院兵至重慶營浮  
屠關卽今佛圖關宋都統趙安張珪降十五年正月庚戌師  
入重慶十六年正月辛酉宋合州安撫王立降十七年

二月以珽界瀘州安撫使梅國賓使復父讐珽聞命自  
縊死其曰復讐者宋德祐元年六月國賓父應春守瀘  
州殺其判官李丁孫推官唐瑞奎以降元次年六月珽  
結州人劉霖等爲內應破神臂門誅應春故也予觀宋  
季叛將如劉整脊萬壽山世顯楊大淵張大悅各以蜀  
地北降或爲之獻計取宋宋史以珽列忠義傳言珽十  
八歲而從軍其守釣魚城算無遺策人盡用命致憲宗  
嬰疾而亡憲宗紀帝崩於釣魚山或云爲飛矢所中續通鑑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州城下四川舊志  
釣魚山記憲宗爲暇風所震因疾班師至金劍山溫湯峽而終其守重慶帳下韓忠顯  
夜開門降珽索耽不得乃載妻子走涪州斧舟欲其沈

不得欲躍入水不得明日元兵追及執之送京師至安西其友諷以死乃解弓弦自經元李德輝傳曰重慶破珪走涪州自經死德輝薄合州城下呼王立出降文信國悼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張珪詩序曰珪蜀之健將與皆萬壽齊名皆降張獨不降瀘州志載明御史羅廷唯劉霖傳曰元兵取重慶路珪軍潰霖亦被執不屈同珪死難舟中夫忠顯開門降元元必斷珪路珪旣出薰風門與也速解兒戰扶桑爛兵潰巷戰復不支安能復夜歸而索醜而入舟明日而元始追及意者珪固號將元執之而尚欲用之信國授命於至元十九年之冬詩序

但言其不降而不言其死迨遲至二年之久不死復不降於是假國賓以復讐之號以速其死以著其與降無異且重慶之破在十五年二月其降者趙安張萬張起巖至珪則潰走見執元紀以安與珪之降係之十四年二月一似珪旣降而重慶尚爲宋守亦失實也萬氏斯同以爲國賓詣闕訴冤正以珪之降與其父同世祖亦輕珪不盡忠於宋夫珪爲宋守土力竭被俘以視獻賊導寇之徒相去尚遠珪有死元史豈得書其降珪果降世祖又豈速其死惟是依違輾轉坐延歲月而又無文山疊山始終不渝之志節見信於人以致二史矛盾身



喪而名卒裂焉嗚呼豈獨珥哉

書邛州白鶴山魏文靖祠壁

魏文靖鶴山書院在蜀者有四蒲江邛州眉州瀘州眉  
瀘公所治邛蒲江公故居公十八歲而登第以親老乞  
外未幾丁生父憂築室白鶴山下晚而督視京湖軍馬  
理宗御書鶴山書院以賜今邛蒲皆有白鶴山公書院  
當在邛明正德戊寅御史蘇師邵以州城內土主祠改  
祠公後遷鶴山書院於祠右而山之祠稍替焉虞集記  
公曾孫起之言曰吾先世臨邛之書院灌莽莫治其僑  
諸靖州者存亦無幾曾大父實葬於吳先廬在焉願規

爲講誦之舍。是史所稱鶴山書院者。固在邛。不在蒲。而四川志言蒲江北潘家山有公墓。有神道碑。集雅與起遊記。必不誤。誤在志也。鄧人萬斯同以公理學名。臣弟從子竝執政。乃後魏而不復其宗。且引蔡西山之仲子虞知方。以蔡後虞。皆宋人。亂常滅理之事。夫公自言偕同產兄高稼。侍先表叔父。高孝靖純父大夫公。朝夕有所省發。是公雖後魏。未嘗不養。且教於高也。山距邛州西七里。爲公書院故址。雍正甲辰。知州張純別祠公於山曲。而摹公分書雲吟山三字榜之櫺間。有好事者。以公兄稼弟定子合養從子斯得。耐食焉。未爲不可。已雲吟山。

在夾江縣西三里公書今尚存純蓋摹邛州試院所榜而其實來自夾江者

書黃鶴樓壁

易林鶴聲我珠迷於東都鶴怨道求郭氏之墟亦以鶴鶴爲二鳥

鵠鵠皆水鳥鵠高翔善步故一名天鵠鵠白而微暈黃故黃曰鵠黃鵠之黃猶鵠之黃云爾鵠由白而蒼而元顧本草言有黃者陸機詩疏遂云黃鵠古人常言之鵠卽鵠音之轉後人以鵠名頗著謂鵠之外別有所謂鵠故埤雅旣釋鵠又釋鵠漢昭時黃鵠下太液池而歌名黃鵠方以智云鵠鵠聲之轉詩從子于鵠音鵠叶皓淳于髡獻鵠於楚舊注卽鵠後漢吳良傳贊大儀鵠髮注

卽鵠髮曹桓表實懷鵠立企佇之心鵠立卽鵠立法書  
要錄鵠頭書一作鵠頭書嵇康賦千里別鵠音鵠與曲  
叶又別鵠操雄鵠雌鵠庚桑楚篇伏鵠古鵠字今武昌  
黃鵠樓下曰黃鵠磯此確證也嘗考鵠鵠不特音轉文  
亦易譌如論衡貴鵠賤雞養生論龜鵠壽千百之數瑞  
應圖王者知音樂之節則元鵠至以及張協言露鵠何  
遜言夜鵠李賀言瘦鵠餘若別鵠孤鵠野鵠獨鵠鵠無  
非鵠者江夏黃鵠山一名黃鵠山山臨江有磯曰黃鵠  
磯磯上黃鵠樓元和郡縣志所云城西南角因磯爲樓  
名黃鵠樓者也黃鵠遊江海淹大沼與鵠殊族後之人

若以鶴勝於鵠而音與文又復相近後仙跡者遂有黃  
鶴之名任昉記荀瓌憩黃鶴樓望西南有駕鶴者降賓  
主歡對辭去跨鶴騰空渺然烟滅唐圖經費禕登仙嘗  
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其事雖不足辨然蕭梁時  
已有黃鶴樓之名荀瓌於樓上遇駕鶴之仙非瓌卽能  
仙去作圖經者又以荀字叔禕而移之費禕費戕自降  
奴豈遽兵解今樓旁有費祠樓上有呂巖攜笛跨鶴象  
盧生倚枕臥其旁以邯鄲呂翁當呂巖以巖當駕鶴之  
仙又其甚者類家於江夏縣黃鶴山謂宋戴顓隱憩於  
此林澗甚美是蓋以京口之黃鶴山一名黃鶴山其下

有鶴林寺者誤以爲卽江夏之山而漫無識別也易詩  
春秋左氏傳言鶴不言鶴禮言鶴不言鶴漢書黃鵠下  
太液池作黃鵠歌未嘗云黃鶴歌有黃鵠無有黃鶴人  
所易知者庾子山賦落帆黃鶴之浦藏舟鸚鵡之洲亦  
不察黃鶴之爲黃鶴耳子以本草埤雅分釋鶴鵠自非  
一物兩黃鶴山皆轉爲黃鶴山賈禕荀叔禕呂巖呂翁  
多涉附會伏暗

御題江漢仙蹤扁字渾融函蓋無所不包論而列之以  
諗世之登斯樓者

書黃鶴磯觀音寺壁

鵠有二小者鵠鵠設以命射其一卽天鵠與鴻並齒古  
人行文鵠與鶴往往通用江夏黃鵠磯其上枕黃鵠樓  
樓在城巔對城外之觀音寺舊爲南齊頭陀寺王簡栖  
文其碑簡栖之名文選注作巾說文通釋作巾困學紀  
聞作巾中讀若徹象艸木初生枝莖之形黃公說字巾  
閒居服故名簡栖似不當從巾因思升菴於音於義從  
巾於文從少少卽古左字簡兮詩左手執籥其名與字  
或取此宣和諧陸簡之書頭陀寺碑湖廣志亦失載故  
旣題其楹復考鵠鵠巾中少之異同而著之於壁

書昌黎謝自然詩後

謝自然南充孝廉謝襄女貞元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辰  
時昇天時年十四見集仙錄白帖太平廣記是詩斥數  
怪變至以郭璞狐狸魍魎憑陵作慝之言爲喻較華山  
女詩所云豪家少年來纏百兩於敘其傾信中寓慢侮  
之意者尤警切矣唐祖混元六典言女道士觀五百有  
五十新書言女冠觀九百八十有八如睿宗金仙玉真  
二公主皆爲道士玉真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師代宗  
華陽公主以病丐爲道士號瓊華真人而德宗文安公  
主亦丐爲道士凡宮人入道者時流多送之而爲之咏  
女子胡愔黃庭內景圖一卷至載藝文志上有好者下



必有甚焉者矣。若呂貝棄妻謝母，著道士衣冠，則公所云力行險怪，取貴仕者，盡之故，不具論。

書東坡涖陽早發詩後

漢武賦秋風憐以淒淚，註寒涼貌。一作淒涖，司馬相如賦倏眴淒涖，注皆疾貌。涖音練，廣韻集韻並卽旬切。集韻又力至切，音利，卽計切，音麗。玉篇涖疾流，顧景星說字曰：「涖州涖頭山，或云涖當作瀾，山形出貌，不知瀾乃俗字，山高而水疾下流，故名涖頭。」坡公此詩爲嘉祐四年少作，編在荆門惠泉答張都官見和惠泉之後。漢水襄陽古樂府之前，予由有和作，編次畧同。注家皆不詳。

所在近查氏補注曰虔州志龍南龍川之交有水曰洄  
非先生經山地存俟再考夫虔州之洄水出自洄頭山  
山賊爲王伯安所平今鍾祥麗陽驛居荆襄孔道重坡  
連亘人烟牢落山曰司山水曰小司水予初疑司爲麗  
音之轉乃下流入漢處縣志曰利河土人曰洄曰口距  
驛祇六十里以二公詩證之始信麗陽之於宋爲洄陽  
而志地者不之審也至洄之有練音俟再考

書鄖陽院壁徐學謨詩後

杜君卿云周時諸國荊州則楚夔姁黃卽由麋羅巴穀  
隨權邛十三國楚滅卽以封關辛漢志竟陵今天注云

楚鄖公邑明統志以辛封邑在江陵固無依據而又以  
邛通鄖指德安之安陸以當之今鄖縣爲隋鄖鄉縣隸  
鄖陽府其得名則由鄖關正義曰地理志宛西通武關  
而無鄖關鄖當爲洧洧水上有關在金州洧陽縣王伯  
厚旣以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證之卽秦始皇東出鄖  
關亦當指此鄖陽志旣采鄖關復言春秋爲錫穴地產  
錫志爲明徐叔明創吳明卿有送周象賢應徐開府聘  
修鄖志詩見觚觚集而院壁叔明詩老去旌旄開錫穴  
亦誤讀錫字書錫地名楚錫穴前漢功臣表有無錫侯  
多軍按左傳文十一年灌崇伐麇至錫穴杜氏註錫音

陽陸氏釋文錫音羊元和郡縣志亦音羊蓋防渚爲麋  
境錫穴爲麋都而宋鄭間亦有錫邑路史商末錫疇子  
斯其先爲御姓鄭滅之以處宋元公之孫是爲錫邑錫  
或作錫猶之喪服記皮弁錫衰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  
半而總加錫錫皆當作錫謂治布滑易也楚金三品麋  
不必無錫而地之名錫者又不獨在麋杜氏鎮襄陽於  
麋故接壤其時猶從錫不從錫故音之曰陽而陸氏因  
之自六書之學旣紛地理家又不無失實如麋古通麋  
吳師居麋或謂在巴陵縣或謂楚滅麋而遷之以來然  
吳師不至巴陵麋爲楚地麋爲小國其不相及又如此

予故因錫穴之不可從錫而類舉其事以待續鄧志者  
之刊而正之

書曝書亭集張仙祠碑後

宋井度漕蜀日哀梓潼灌口射洪三神祠碑文板記爲  
蜀三神祠錄五卷其書不傳射洪不知何神或云祀陳  
子昂灌口祀李冰梓潼祀張惡子惡亦作亞常據謂梓  
潼張亞子廟雨後得雷籽每歲十枚是立廟不始於姚  
萇或萇新之且大之也梓潼神固非文昌星其以爲花  
藥夫人所祀孟昶象者誤蓋有自唐時眉山張遠嘗遇  
老人以竹弓一鐵彈一質錢三百千張無斲色老人曰

吾彈能辟疫宜寶而用之再見遂授以度世法今邛州  
治南百步有張仙廟又文廟階下大雨後有丸非土非  
石赤而多竅求者累歲不得或無意得之士人謂宜男  
謂之張仙彈與高禰弓韜之義頗合當花藥入宮時殆  
以習爲故事張仙所子之對朱盡詭也亞子沒而爲神  
遠霄生而獲仙二者亦不可不辨

書程拳時雲夢考後

少讀洪氏隨筆以漢官制南郡江夏郡皆有雲夢官及  
考漢志南郡編縣江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宮猶宋玉賦  
所云雲夢之臺耳沈氏筆談曰舊尚書雲夢土作父唐

太宗得古本作雲土夢作父詔改從之今史記水經注竝同惟漢書作雲夢土胡氏雖指引周禮爾雅戰國策淮南子之合稱雲夢者以謂雲可該夢夢可該雲雲夢在江北不在江南亦無夢高雲下之勢拳時病胡氏不能確指其地而據元和志直以爲卽今德安府雲夢縣禹山衡陽九江沱潛至此地勢近豫而漸高故曰土作父似極了當然自枝江而東爲松滋東南爲公安石首華容江南岸諸數澤皆古所謂江南之夢至京山及鍾祥東南境皆漢雲杜縣地古者土與杜通毛詩自土汨漆齊詩作自杜又微彼桑土韓詩作桑杜鄭氏周禮校

人注相士作乘馬荀子杜作乘馬焦氏以士穀士會之士皆作士讀爲杜土姓杜伯之後是雲杜卽雲土韋昭曰雲土今爲縣屬江夏史記昭王自郢至雲夢復走卽郢今江陵卽今德安府雲夢之縣僅百里患早不患水不可謂之藪澤謂雲夢當合稱也可謂雲土無所證據也不可謂雲夢皆在江北也可謂雲夢止爲今縣境也不可

書所作尹太師瀘州故里辨後

吉甫未聞爲太師師尹其後也尹世居周都故彼人士詩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至來歸自鎬之鎬箋以謂北



方地名正義以謂去京師千里卽獫狁越焦穫而至涇陽所嘗侵及者而非自鎬京而歸王氏困學紀聞言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又引錄吳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自陳損之以吉甫爲瀘人作清風堂而明統志又以爲房縣人有廟有墓於南皮平遙縣又皆有尹墓其可信耶

### 武后長安鐘拓本跋

保寧府治衙神祠有銅鐘高二尺餘其徑三分圍之一上下如筍無侈身有文云維大周長安肆年歲次甲辰

拾匱癸丑朔貳日甲寅合州慶林觀主蒲眞應等奉爲  
理神皇帝陛下敬造洪鐘一口鐘重四百斤普及法界  
蒼生竝同斯福朝議郎行合州司馬馬德表乾隆三十  
年郡守歙縣江權自郡樓移此按后第十三改元爲長  
安甲辰則稱號之二十一年也一與壹二與貳三與參  
易周禮孟子經與注皆通用養宗先天二年詔制勅表  
狀書奏牋牒年數作一十二三十四十字是四十二  
等字固嘗借聲拾貳矣史稱后作盟西峯㊀囿○鳳惠  
夷鳳垂舌十有二文而無釋文通鑑以謂改照天地日  
月星君臣載初年正之文金石文字記凡周碑月作㊀

亦作區聖作聖與此皆合而七修類藁又有虎幼至仁

二字又以鳳作風以區卽生惠氏論語古義曰可謂大

臣與說文臣作惠天后以西塞㊿㊿又作○商惠蘭蘭

乖正又作嬰鑿髮櫛蘭陽代天地日月星君臣載初年

正照證聖授戴國等字以論語惠字考之亦非盡出臆

造而本篆書聖見管子戰國策鵬冠子等書續玉篇陽

古文國字其以年爲年則郎氏惠氏未之及也六典天

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觀觀主一人上座一人監

局一人慶林觀不載於楊慎四川志而置有觀主則當

時爲勅建可知唐自下達上之制一日表鐘成後疑馬

德以表聞非姓馬名德表也朝議郎隋正六品上是鐘之成卽張柬之拜秋官侍郎之月不十旬而二張誅中宗反政矣柬之嘗刺合州鐘之由合州而至保寧其年月蓋莫考云

重刻靈飛經拓本跋

開元二十六年玉真長公主檢校鍾紹京書瓊宮五帝法靈飛六甲法及上清祕符真蹟予嘗見之座師秦文恭公所卽海寧陳氏勒石本也唐睿宗十一女九金仙公主十五真公主字持盈皆以景雲二年三月築觀京師僕射竇懷貞爲之護作廣調夫匠和市木石魏知古

諫不止裴灌諫不報而金仙之師方士史崇元爲浮屠所嫉賂狂人段謙入承天門升太極殿自稱天子而主不聞是焉當觀成入道後明皇欲以降張果果固不奉詔主亦豈肯奉詔哉是經出其手校與明皇信王鉷田同秀所爲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者何異又六年爲天寶三載主固請去公主號罷邑司又十五年而薨其曰大洞三景弟子者主自崇昌縣主進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師對御之稱弟子猶明皇華陽頌自稱上清弟子也其曰長公主者二主與明皇同母寶后主自言高宗之孫睿宗之女弟於天下不爲薄也王真初號隆昌

唐書避元宗諱作崇昌元宗爲睿宗三子主爲第十女  
又同硃似不應稱爲弟耳右刻爲王烟堂所摹視陳刻  
爲古矣

潼川千祿碑跋

魯公書石遍天下其存蜀者僅武連逍遙樓三字至南  
部縣離堆摩崖記已泯劍州中興碑則紹興初攝州事  
吳玠摹刻而費少南跋之四川新舊志不復舉其名矣  
千祿碑見潼川州志謂公自書在州學予惟歐陽公以  
謂千祿書真本開成中石已訛缺世所傳者乃楊漢公  
摹本潼安得有此亟訪之尊經閣下碑石厚尺餘穴兩

旁如貫緯之制其正面則表裏刻之碑下斷一尺餘宋人跋已不完跋首言干祿碑在湖州刺史宅東廳蜀士所見惟板刻鮮得其真府尹龍閣宇文公比刺湖州得公所書以下州職官志宇文氏三人昌齡雙流進士時中成都進士岫成都人修治學校四川科第志無時中名惟費著氏族譜言宇文氏凡六院其自廣都院者閤中粹中虛中迭登第時中賜進士第後以直龍圖閣知潼川卽是跋所云府尹龍閣者矣虛中以建炎初使金被畱遇害與時中爲兄弟行碑之立當在建炎紹興之際容訪足本再考之

吾邱衍學古編跋

李陽冰令當塗李白獻以詩曰吾家有季父其結題曰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白晚歲始至當塗許陽冰亦已非  
少壯支分既近家又俱在蜀故欲相依以老吾子行曰  
陽冰名潮杜子美之甥以字行取海賦陽冰不治之義  
別字少溫以潮爲陽冰甚謬至述書賦注以陽冰爲趙  
郡人宣和書譜亦作趙郡此由陽冰望趙郡如東坡之  
自稱趙郡蘇軾軾非卽趙郡人也陽冰之冰方以智讀  
若佞蓋以冰久凝三字形聲互近若李潮之書趙明誠  
言惟存惠義寺彌勒像碑及彭元曜墓誌筆法殊不工



顧少陵稱潮工八分小篆而陽冰惟工篆李杜同時李叔而係杜甥齒次不合子行又云陽冰作寸內篆殊佳稍大卽惡今陽冰篆皆後人重刻惟武昌縣江岸怡亭二字大可六七寸山谷詩所稱怡亭看篆蛟龍纏者尚是舊蹟不可云惡惟所云秦雲陽獄吏程邈作正隸卽今楷書蓋本梁庾肩吾隸書卽今時正書云云尚不至以八分爲隸也惠義寺在梓州惠亦作慧子美詩巴東逢李潮則潮或亦蜀人爾